

## 闻香·心香

谈情说爱

## 在最烟火里找到最浪漫

他说的那些杂七杂八,给她那些寂寥的夜晚增添了一缕亲切而温热的烟火气。

那时候,她刚来北京工作。办公室设在一个酒店里。按照酒店的规定,客房里至少要保留一张床,那张床,就成了她晚上下班之后的安身之地。暮色四合的时候,同事们一个个相继回家了,她就常常一个人站在宽大的落地窗前,望着窗外的街景发呆。长安街的傍晚,华灯初上、车流如海,那些或闪烁或流动的点点灯光,如同满天璀璨的星星一样美丽热闹,却照得人心里又空又凉。四星级的酒店,舒适、安逸,可是缺少居家过日子的那种琐碎而实在的气息,再如她这样日复一日地一个人形影相吊,连生出的孤单和寂寥,也是四星级了。

她打算辞了这份工作,开路回家。就在犹豫不决的当口,他出现了。他是个理工男,对文史类典籍却有着很大的阅读量。她是文科院校出来的前“文

学青年”,身边一直不乏广征博引的清谈客,对那些引经据典再稍加探讨的聊天模式,已经厌倦了,所以当他偶然间说起家乡有一种豆酱的制作过程时,她感到特别新鲜有趣。“把黄豆洗净煮熟了,捣烂,然后弄成块,摔啊摔,摔啊摔……”虽然后来向婆婆求证后确认,他所说的那套工艺流程里面,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,但是那又怎样呢?他说的那些杂七杂八,给她那些寂寥的夜晚增添了一缕亲切而温热的烟火气,而这样的烟火气,是一个远离家人的游子心中,对“家”的一分消不去的惦记。

一个冬天的傍晚,京城刮起了一场罕见的大风。窗外高大的法国梧桐摇摇晃晃的,加上幽暗的天光,仿佛有一种地动山摇的感觉。快下班的时候他打来电话,说已经出发,在来看她的路上了。她告诉他说,

有个同学从长沙过来了,晚上要一起吃饭。几年不见了叙叙旧,不知道要聊到几点。再说外面又是这么大的风,还是改天再来吧。他却坚持要在大堂里等,“如果在末班地铁之前你们还没完事,我就先回去。”

她不好回绝这样一个简单而执著的愿望,所以陪同学聊到晚上九点多钟,就散了场。送走同学之后,她去大堂找他。他远远地迎过来,右手抱了一束花,左手还揽着一个半人多高、白白胖胖的毛绒兔。几乎是在大堂的正中央,他们碰头了。众目睽睽之下,她有点窘,他虽然面色微红,却自顾自傻笑着说:“我知道你喜欢小葵花,可是买不到。这个小兔子……你,愿意接受它吗?”她笑着没说话,低头把花里的卡片打开——是太过郑重而显得拘谨的几行字:“把小兔子送给你,像嫦娥和

玉兔一样永远不分离。”

一晃十几年过去,他还保留着给她买花的习惯——只是盆花渐渐多起来,两个人我剪枝、你浇水地共同侍弄,这些花草,便成了家中“生生不息”的风景;而那只“小兔子”,也一直被她珍藏着,还像当年一样崭新、雪白。有时候闲了,她站在窗边看街景,听见窗外有呜哩呜啦的风声,就会想起那个北风狂卷的晚上,他左手一只兔、右手一束花地站在大堂中间的憨样儿,不由得笑——曾经对爱情有过那么多风花雪月、荡气回肠的幻想,没想到却因为诸如豆酱之类的琐碎话题,嫁了这样一个不善辞令却总能懂得她感受的人。人们常说,女人都是喜欢浪漫的,而对于她来说,最浪漫的事,恰恰最烟火,因为它成了一个路标,引领着他们两个人,往一个叫做“家”的方向去。

□阿简

那时烟花

周峻:  
忘年新结闺中契

□萧蔷

周峻是蔡元培的第三任妻子,她曾经是蔡元培原来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学生,这位学生对蔡先生一直抱有一种敬佩与热爱的情感,33岁还没有结婚,是真正为了爱情愿痴病等的女子。所以,24岁的年龄差距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日后的婚姻。

说起这段情缘的牵线人还要从1921年说起,当时蔡元培丧偶,刚从欧洲大陆考察归来,适逢国内的政治局势动荡,他有些心灰意冷,并做好再度留洋、潜心治学的打算。此时,昔日故友,浙江兴业银行的总经理徐新六致电邀请他赴宴,蔡元培欣然前往。

与以往的宴请不同,徐新六此次请的客人只有蔡元培一个人。但他也没有多虑。酒过三巡之后,徐新六突然抛开政治话题,笑问道:“夫人仙逝之后,威廉(蔡元培的女儿)亦将另有生活,而夫人所留两个公子一定无人照料,不知先生清寂几年之后可有续娶之意?”蔡元培这才知道故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

真正的朋友就是患难之时见真情。这徐新六便是个真情之人,他一直把给蔡元培续娶当做自己要完成的大事来对待。这样的执意,理由有三:一是敬重蔡元培的为人;二是同情他的生活清苦;再者,提亲之事乃是受人之托,成人之美亦是善举。几日之后,徐新六再约蔡元培,谈的还是老话题。蔡元培想拒绝,又觉得不好拒绝,毕竟徐新六是真心诚意要为自己谋求幸福的。思前想后,他对续娶的女子提出了三个苛刻的条件:一、本人要具备相当的文化素养;二、年龄略大;三是熟谙英语而能成为研究助手者。

蔡元培心想天下哪有这么好的女子,即便有,肯定也成为别人的娇妻了,不可能那么巧能轮到自己吧,这徐新六讨了没趣也就该死心了。结果,令蔡元培没想到的是徐新六不仅没被条件吓倒,还一脸灿烂地满口答应下来:“没问题,没问题,并且我还可以给您增补几个条件:第四是贤惠且有爱心;第五相貌可人,亲切,勤勉;第六……”

天下真有这样的好女子?蔡元培虽然吃惊,但也无比向往。

徐新六要说的这好女子不是别人,正是祖籍南京,幼年在富阳新登和杭州长大,擅长写诗和绘画,性格文静贤淑的周峻。并且早前她还曾到北京府上拜访过蔡元培及夫人,他还亲自在她的工笔仕女图上题诗呢!

1923年7月10日,蔡元培和周峻在苏州留园举行了隆重的婚礼,这是蔡元培的第三次婚礼,这次的婚礼完全是现代文明式的。关于婚礼的情形,蔡元培在《杂记》中写道:“午后三时,往周宅所寓之惠中饭店亲迎,即往留园,四时行婚礼。客座设礼堂,音乐队间歇奏乐。有客来要求演讲,因到礼堂说此次订婚之经过。”

忘年新结闺中契,  
劝学将为海外游。  
蝶泳鹤飞常互且,  
相期各自有千秋。

蔡元培就是用这样的文字,记下了他的第三次新婚。

婚后十天,蔡元培携周峻及子女离沪奔赴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,夫人和女儿都进了国立美术学院,而他则开始潜心编写《哲学纲要》。1929年,周峻在相夫教子之余攻读西洋美术课程,她把对蔡元培的爱倾注在她的作品——《蔡元培半身像》中。而蔡元培则在上面题诗一首:“我相迁流每刹那,随人写照各殊科。惟卿第一能知我,留取心痕永不磨。”写出了两人忘年之恋的热烈与美好。那些日子,每临黄昏,在布鲁塞尔的林间小道上,总能看到一对老夫少妻结伴而游的身影,他们吟诗赏月,他们亲密无间,他们想十指相扣缠绵绵到天边。这样的美丽人生,夫复何求?

他们的幸福是被偶然打断的。1940年3月5日,也就是离周峻50岁生日还差两天的时候,蔡元培在香港因病逝世,周峻的心也跟着一同死去了,她不肯相信他就这样离自己而去。彼时,她的身也痛,她的心也疼,怎能不身心俱痛?

第三只眼

## 看红楼论人才难得

青年俊杰辈出的大观园里,管理人才也一将难求。

人才总难得,古今中外皆同。

看新版《红楼梦》,正演到探春理家一节。话说贾府的行政总经理王熙凤病了,无奈,搬出李纨、探春、宝钗,组成三驾马车,暂时代理大小一应事务。

新官上任头把火,探春就显示出其精细缜密、铁腕无私的作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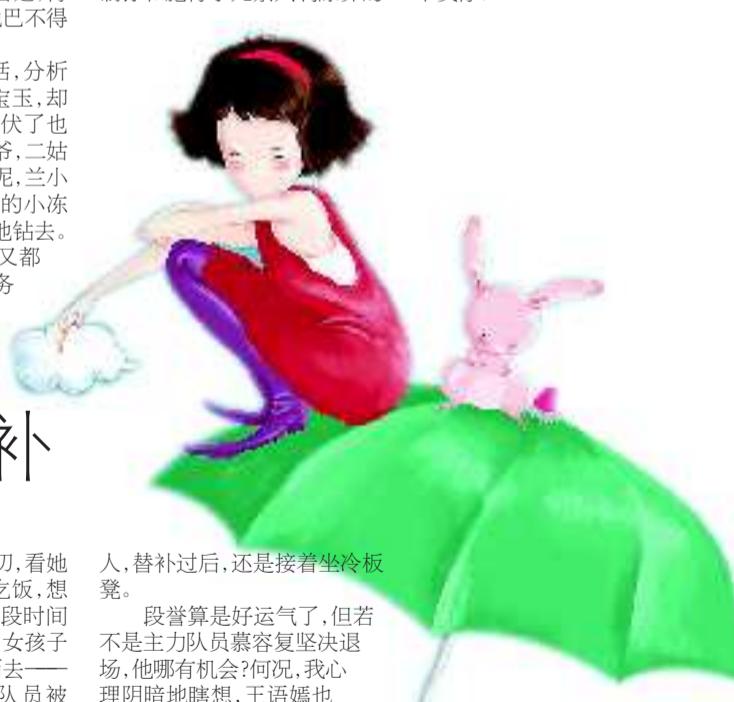
原是探春亲母——赵姨娘的兄弟亡故,请示葬礼抚恤支出一事。来请示的下级不是省油的灯,安心让新领导下不来台,只说事儿,不出主意,不提旧例。李纨一则处事本就宽松,二则看在死者是新经理探春亲舅舅的分儿上,说给40两银子吧。下属内心偷笑,准备离开的当儿,被探春叫回,询问以前制度。下属推说忘了,探春心明,责令立刻去查,最后依制拨付银子24两。吧唧一声,支银子的对牌摔在地上,实则打在那些不真心出力干事、等着看上司笑话的人的脸上。

赵姨娘听说亲闺女探春这等办事,掌权了非但不为亲属

谋利益,反拿她的事做“一切按规矩来”的警示教育案例,气得冲到办公室来闹事,又有前任总经理助理平儿来传话:“这是您亲戚,给多少钱您看着办,多给些前任领导也没意见。”探春当场发飙,声色俱厉地堵了回去——你想拿单位的钱给我做人情,我可不领你这个情,您要看不惯,等您自个儿回来上任了再办,我现今就是要这么办!

平儿将探春的行为做派详细向王熙凤汇报,高级管理人才王熙凤也赞叹不已。王熙凤在经理位置上干了几年,虽然威风八面,也深明其中苦楚,得罪人太多,独臂难支,她巴不得寻个左膀右臂。

她和平儿一番谈话,分析人才难得:“虽有一个宝玉,却不是这里头的货,纵收伏了也不中用,大奶奶是个佛爷,二姑娘更不中用,四姑娘小呢,兰小子更小,环儿是个燎毛的小冻猫儿,只等有热火炕让他钻去。宝姑娘和林姑娘倒好,又都是亲戚,不好管咱们家务事,何况一个是美人。



人,替补过后,还是接着坐冷板凳。

段誉算是好运气了,但若不是主力队员慕容复坚决退场,他哪有机会?何况,我心理阴暗地瞎想,王语嫣也未必能将慕容复的影子

从心中全部抹去,只是她已无可奈何别无选择罢了。

做替补,转正的几率本来已经是极小,即便是上天照顾机缘

凑巧有幸修成正果,也常常活在前任的阴影之下:爱情总是先入为主的,最早的爱人,得不到的爱人,总是好的。你做得再好,表现得再出色再优秀,在对方心中的地位也比不上原来的那位主力队员。

《天龙八部》里的另一位爱情替补,是那个痴恋着慕容公

子的阿碧。如果慕容复真的富有希望,她大概永远是个婢女。后来,她终于完全拥有慕容复了,慕容复却已经是个疯子了。

做替补,就是这般悲哀,你很难拥有完整的爱情。

前不久有江湖传闻,说金庸要重新修订《天龙八部》,不让王语嫣嫁给段誉。初闻颇让人感到意外。细想一下,这倒是符合爱情替补的普遍规律。

提醒吧,不要做别人的爱情替补。 找地方自己做主力队员吧。